

震川文集

冊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實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間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尙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己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

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憚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科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適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

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者尙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
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
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
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
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
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
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
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園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
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大之者非耶同州
君爲人倜儻善自娛戲官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
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
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
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

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旣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黻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臙醢醢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

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攜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與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旣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爲蘭臺祕閣之選頃以外補爲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

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
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
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感然能迨祿養少矣已迨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
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
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
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
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
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
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
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邇於中而褻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

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
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豈非夫
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
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實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黷於
中而褻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
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
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
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
潛翁父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
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爲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
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爲虛潛翁壽余
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
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
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悵鬱無聊
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
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
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
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
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
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
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
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
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

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

寧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爲之相慶固宜況爲其
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
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而廣德寧鉅大受
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
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
第於南宮儼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
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
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
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即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
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踴躍不

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倜儻有大略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旣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買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焉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璫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

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蹙新安之人也程氏
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縣歛
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
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
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
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
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
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
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
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
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

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難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而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哲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繹後呵擁其人白哲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

也張子大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未可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昔獨爲簪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玉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日亨以姨之子從子學

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
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享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
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享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
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間遣往還飲酒社
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
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
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髡彼兩鬢泛泛其
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爲日享書之又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與潘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潘甫年小於予時尙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潘甫自真義
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兒卽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
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
潘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潘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

遂不復往而獨顧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